

以另一种姿势绽放

峭岩

显然,展示在这本诗集里的诗歌,它的根扎实的沃野里,又以突兀的神态,以一种低调色彩呈现出一丛斑斓。在这里没有陈旧的词语介入,没有因袭的叙事呈现,更多的是个性的因子植入。在《黑色的罂粟花》一诗里,所有的沉默与忧思,甚至心境与意志,都揉捏在诗行里,也可看作是诗的宣言,是心志的进一步张扬。“出了众,就选择不红色,怕人说矫情,放下白色,选择比黑夜还黑的黑色。把所有的抑郁、背叛和悲愤,留给自己。以一种被忽略的姿态,盛开。”

在选择的背后隐含的巨大的心里压抑,是别人无法体验的。在这里,女性的抗争意识,解放思想,自由意识,在字句里跳跃起来。

当诗人甘愿作黑色的主宰时,又有清醒的准备,“你亲手种下的蛊,端给我爱的毒,都一一裹在腹中,肿胀或消隐,以黑色的方式蛰蛰。”在受用的同时,又怜爱起黑色,“我不自觉地怜惜起它,清点身上留下的伤痕,虽然没有结痂,只要有曙光的光临,露珠里有些许温暖和怜惜。我愿意一直黑色盛开的疼痛,只要不让我交出骨头、信仰和自己的色彩。”

这是何等等的傲然和锐气! 诗的辨识度源于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交锋后的冷却,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:“神秘的并非世界如此,而乃世界竟然是。”任何时代,生活带

给人们的精神的负荷、生活的压力、乃至精神的困窘、爱情的如意与不如意,大抵是共有的,而解密、消化、提升它的纯粹,则是诗人的责任。诗人生活的场地是不容选择的,但怎么生存却可以选择的。你选择红,他选择蓝,作者唯独选择了黑,不能不说是智慧。

到这里,我断言“黑色”已变成诗人解密生活的“密码”。假若把《夹缝》看作诗人的现状,“前面有一堵墙,四周黑洞洞的,打开一个缺口,遇到一束光,穿过水泥和钢筋,从砖的缝隙中,我挤了进去。”那么,所有诗歌中的磕磕绊绊,明明暗暗,忧郁与悲伤、快乐与幸福,都有了源头。正是如此,她以大跳跃的架构,几近晦涩地倾泻,布局了诗歌的体态。应该说正是这样的“言说”,才最大限度的满足了作者的欲望。

她写陶罐“泥做的肉身,水做的骨头,善良为坯,忠厚为胎。”曾在孤寂打坐礼佛,众人之口,转它形销骨毁,源远流长的黑暗,扼住它发声的喉咙,锁在匣子里煅烧,幻生幻灭。”她写酱香肉“永远有一种拯救味觉的色彩,自己的思想自己做主。”她写九月,“来自异域的流浪,琴弦溃不成军。想到坍塌的舞台,你想起老家失修的桥,你说,这首歌哭哭了。”她写无常,“直至听见,膝盖里砖瓦坍塌的叹息,和肾里最后一滴水的呼吸。把黑色请进来,把黑色的无常请进沙盘里。”凡此种种都无一来自一位女性

独立又善良、倔强又包容的心里状态。

她的诗就是这样的精彩着。我专注她的架构,她的语言,可以说她已站领了诗歌高地,是在语言的另一个世界世界言说。这个世界是诗歌的世界,是诗人心灵独创的通道。她写她身边的事物,虽无宏大、史诗之例,但小中见大,微中见光、俗中见智,足以称得上诗人的桂冠了。

读她的诗有一种气息感、自然感,同时又有别样的味道。设题随意又严谨,进入顺畅又口语,但两句之后则诗意大开。没有陈旧套路、套话,都是自己的个性表达。在每一件事物面前都有思想的倾斜,而不拘泥旧约,一言一语皆出自个体的独一无二之体验。即在诗意的层面游走,没有东拉西扯的闲散。在当下,淫诗遍地,口水横飞,能坚守诗的尊严,能孜孜以求,已是很难得的。

此时,我想起我曾以《诗论》写下的两段话:“大气与天合。诗人站在天与地之间,上挽星际皓月,风雨雷电,下临人间草烟烟火,地河潺缓之脉。不时发出天籁之音,安抚人间。”“诗在某种意义上,就是生命的缩写,它散发着智慧的迷人的光。伟大的诗人总是把普世价值转换成独特的意象,把历史复活,把黑暗点亮。”

当我写这段话的时候,秋天的最后一缕阳光隐去,冬天的第一缕寒风袭来,陕南的安康是否已下雪了?但原雪花为诗人带来纷飞的诗情。

关联的感情线比较隐约。读者阅读时,先厘清抒情身份的脉络线条。

这是传统诗词,词汇是古典的,读惯了现代诗的人会感到不大方便。古典的语言更典雅,更富有韵味,适合诗词的表达和玩赏。徐君的诗词语言典雅、优美,而且有味,词汇也比较丰富,不像初写诗词的人那么贫乏。在平仄声韵方面,虽偶见疏误,但得到诗词学会同仁的通力帮助,也就好多了。这正体现出入会的优越性,群体互助,磋商提高。词是最难写的,严羽说:“入门须正,立志须高。”徐君也是初学者,很努力,很认真,肯下功夫,所以迅速取得可喜的成绩。

我们还须注意她虚实相间的手法。写景多写实,内容充实丰满,历历在目,真切可想。但也须有空,空灵处余意更足,这样,读者就有联想和联想的余地了。洛神来去无迹,忽隐忽现,曹植描写了她的形色分明,美丽多端。毕竟那是想象中的神,其中含着很大程度的虚,恍惚迷离,这正是神话的妙处魅力。徐君感发所在,笔触也就带来了虚实相间、时空交错的特色。阅读中,我们可以细细体会这一点。

我这小序,只是给阅读《洛神吟》提示一点而已。小序写完了,我不由得还想再来通览一遍,却深感上部结尾“过了何年何月,不觉晋来魏朝。谁解这痴情,谷风听”和下部结尾“嫦娥舒袖昊天开,天籁七弦琴袅袅悠悠”真好!余音缭绕,韵味无穷。似有寄托,是思念,还是流连,这一切又神秘哪里呢?天地浩渺,云飘水荡,不己哉!

编辑荐书

关于读书,有太多人的太多精彩的论述,而杨绛先生将读书好比作“串门儿”,是隐性的即所谓的“隐身”的串门儿。

敢于将读书随笔书名叫《隐身》的串门儿,杨绛先生称要参见饮恨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,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,也不怕搅扰主人。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,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;而且可以经常去,时刻去,如果不得要领,还可以不辞而别,或者另找高明,和他对质。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,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,不问他什么专业,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,都可以接近前去听个足够。以串门儿喻读书,真可谓哲人睿思,悟道箴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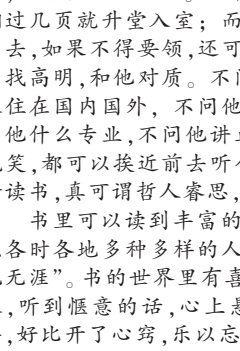
书里可以读到丰富的读书经历,可以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。“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”。书的世界里自有喜有乐,遇到心仪的人,听到惬意的话,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,好比开了心窍,乐以忘言。

杨绛先生不仅是饶富才华的作家、翻译家,还是博学精思的学者,尤其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有精当独到的理解与体会。本书即是她潜心“拜访”(红楼梦)《傲慢与偏见》《堂吉珂德》等小说世界的读书心得,或解读,或探秘,或对话,或沉思……既有宏观的理论思考,也有对文本的精细阅读,其独具的通识眼光和优雅洗练的文笔使她的“学术论文”颇有随笔之风,既体现了她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研究功底,又能看出她的心性和才情。书,博采百家之灵气,荟萃文化之精髓。隐身其中,畅游其里,可渡江河,可览山岳,恬淡隽逸,意境悠远。回头,有一路的故事;低头,有坚定的脚步;抬头,有清晰的远方。杨绛翻译的吉尔·布拉斯,小癞子,唐吉珂德,都可以去找来再看看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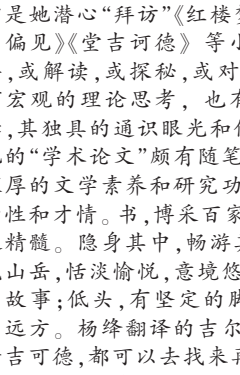
(嘉兴汇唐书城安康店提供)(梁真鹏)



《“隐身”的串门儿》



《沈尹默年谱》



《沈尹默年谱》



《沈尹默年谱》

《沈尹默年谱》

该年谱大量引用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报刊、杂志及实物资料,搜集了大量与沈尹默交往的友人、后辈的口述及文字文献等,使得我们对沈尹默有了全方位的了解与认识,沈尹默先生不只是著名的书法家,更是“五四”文学的旗手、白话诗创作的先驱、现代教育的奠基者之一,具有文学史与文化史的重要意义;另外,年谱还从侧面反映了沈尹默所处时代的波澜壮阔的画面,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及人物活动均有宏观的作用。一本年谱了解一个人、一个时代,这本年谱当之无愧地担负起了这种文化使命。

(陈曦)



《时光雕刻者》

“陕西不缺少作家,到哪里都有写短篇、长篇小说的人,而且不可小觑!可陕西缺少像魏锋这样热爱文学并把自我的浓都感情投向文学的人!通过这本书,你能看到魏锋的视域、热情、心血,感悟他的无私品质,能因它而增加你的文学积累。魏锋应是当今社会,特别是当今陕西文学值得尊敬的人!”评论家李炳银在推荐语中这样评价。

文艺评论家、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白描评价:这是一捧色彩斑斓的花朵,是文学百花景观的耀眼呈现,是一部“文脉同运相牵,文脉同脉相连”的缩影。魏锋以独特的目光,记录作家的社会担当和艺术成果,发现他们的艺术特质,讲述他们作品背后的故事,使这部作品集更具备特别的阅读魅力。

《时光雕刻者》是一部反映新时代精神的采访实录,书中以独特的视角,涵盖了与柳青、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、党益民、陈彦、白描、丁晓平等的深度对话,故事激励励志、朴实珍贵。他们不忘初心,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文艺梦想,用责任和担当,在时光的追逐中雕刻最好的自己。(翟本荣)

沈尹默在现代文学史、书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,然而,至今尚无一有份量的沈尹默年谱问世,此前只有马国权《沈尹默论丛稿》后附沈尹默年谱简编20余纸,关于沈氏更多的生平经历却无从知晓。郗千明先生数十年致力于沈尹默资料的搜集、整理工作,并编写了60万字的沈尹默年谱。

感悟作家

每个人都有故乡,我们都热爱着故乡,因为故乡哺育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长。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抱怨故乡没有给予他什么,太贫穷了,这样不好那样不美。这种人是心中无爱胸无大志,一辈子都不会有所作为有出息。而更多的人则子不嫌母丑,一辈子都在研究故乡思考故乡,歌唱故乡,抒写故乡,礼赞故乡,由此作出了学问,成名成家。这是对故乡的爱,对故乡有着深情厚谊,予以赤子般的宽阔情怀。

旬阳县散文作家赵攀强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他通过努力出版了散文集《留住乡愁》等著作,成为新乡土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。该散文集曾荣获“首届丝路散文奖”,多次印刷通过馆配途径进入全国中小学图书馆。整部作品文风朴实、语言凝练,情真意切、思想性强,往往以小视角揭示出大主题,展现了“文人一定要深入生活,为时代、为社会立言”的责任与担当。

一直以来我在想:乡愁,愁什么呢?现在在有吃得穿得有住得,愁啥?而且,还得留住乡愁,愁有啥好的,还要把它留住,说实话我还真有些百思不得其解。读了赵攀强的散文集《留住乡愁》,才有了半坛子了解。乡愁是对乡村的美好记忆,比如:故乡的山水、土地、老宅、古树、古井、民风、

人世间悲欢离合,是生命中最婉转低回的乐章吗?爱情也只有在两种东西面前,显得百转千回,荡气回肠。一是光阴,二是离别。

金岳霖教授暮年时,有人让他讲讲与林徽因的往昔。他摇摇头,摆摆手,只字不提。老来多健忘,唯不忘相思。她是他心头的一颗珍珠,是他晴空的一轮皓月,是他一生的人间四月天。她是他心底的一块碧玉,只养在心里。他不会和任何人提及她。不提,不诉,不言,不语,沉默是对爱情最大的尊重。曾经,她的家搬到哪里,他也跟着搬家,去做她的邻居。他常去她家聊天,琴棋书画诗酒花,唯独不谈爱情。

半个世纪的脉脉情深,哪是舍得说出口的?似水流年中,相思以终老。

人间间,镂骨铭心的爱情都值得尊重,为什么一定要有一座婚姻的大厦呢?美好的爱情值得用一生去回忆。

读书,不要想着实用,更不要有功利心。读书,只为了自身的修养。

邂逅一本好书,如同邂逅一位知己,邂逅一个善美之心,有时心生敬意,有时怦然心动。仿佛你心底埋藏多年的话,作者替你说了出来,你们在时光深处倾心相遇的一瞬间,情投意合,心旷神怡。

悄然明白,读书的目的,原来只为了和好东西倾心相见,如:好事,好人,好物,好心情。

有的书借出去了,还回来的时候,整洁依旧,不仅毫发无损,而且还包了洁白的书衣,仿佛花容月貌的女子,穿一件洁白的纱裙,内心一瞬间洁净喜悦起来,让我对还书的人起了珍重之意。

安康书评

洛神何在?

田尔斯

古的也是今的。洛神是古,却神游于今天,踪迹身影显现在中国的大地。“百丈危崖烟掩谷,绿水东流,一里三回顾。搓手垂柳槐下度,人仙殊途谁能卜。”《蝶恋花》:“遥指左前同伴说,雪山下,水滢滢。”《唐多令》:“日暮塔门关,莫要催还。红霞疏落景翩跹。留忘还归不去,月下佳谈。”《浪淘沙》:“江水泛泛,李花坠坠。虽意独行,仍虚难避。江水泛泛,李花片片。悠悠我思,护我年年。”“江水泛泛”这些佳句,吉光片羽,是该作下部游踪印痕。词人托名今人那子建抒发诗情。子建亦是曹植的号,但未指明曹氏,而虚拟为那氏。古今人似乎有着微妙相连相通。如果说转换角色,而情感却是一致的,相同的。洛神依然在心中,在梦中,“佩带云轻舞,青骑载我来”。《南歌子》:“天上人间,美情所系,词人当然居其中了。山河景色,触目驰骋,神亦动,人生感,何为神,何为人,

人神尽融于丽境,不可分了。徐君赞美今天,可以说悠悠无尽。

《洛神吟》是一部结构宏大的华章,有诗有词,联袂而成,分上下两部,上部依《洛神赋》内容演绎抒写,有洛神的相貌身姿、游踪、遇友相恋、离别相思。下部托那子建的游踪展开,全部脉络清晰。唐圭璋以“雅、婉、厚、亮”论词的主旨。词体不适宜叙事,不像诗,歌行体的诗一写数百行,可以完整地叙述一件事,而词是缘情的,短小,就不能大讲故事了。徐君注意到这个特点,没有陷入洛神的故事中,仍然保持着抒情性、情融景,景抒情。整个部的抒情主体是词人和那子建,而洛神的抒情身影却忽隐忽现,这给读者阅读和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,但只要仔细一点察看角色转换,结构跳荡,就不会陷入抒情迷宮。各首词相对独立,看得分明,前后

格。往往用自己的亲身体会,亲眼所见,一些深情的感悟,感人的事件,发自内心的共鸣和呐喊,从而去深深打动读者感动读者吸引读者,像一块磁铁,也像一条绳子把读者心拴住。在《让心灵不再忏悔》写道:“原来我总认为人生除了工作之外其他什么都不重要,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,慢慢发现这样的认识是多么的浅薄。一个人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,对父母他是儿子,对妻子他是丈夫,对孩子他是父亲,对单位他是职工,对社会他是成员,他就必须为父母负责,为妻子负责,为孩子负责,为社会负责,这样的人生才能够称得上完美”。无限的乡愁,使他越来越感觉到:“在我的人生道路上,乡亲们给我的太多太多,而我为乡亲们做的事情太少太少,我也想凭借自己的努力,哪怕是家乡修一条路,打一井,建一座桥,也算为乡亲们尽一点绵薄之力,寻求一点心灵的慰藉,可是我仅仅能做到的的是拿起手中的笔为家乡歌唱”。这些话语都是他在《乡亲啊!我拿什么还你?》一文中的肺腑之言,也是他对故乡的热爱和对父老乡亲无限感恩之情的真实写照。这些赤裸裸、坦荡荡文字表白,吐露出一位有良知、有善心、有爱的散文作家故乡情怀。

对故乡有情怀的人,才能写出对故乡有大爱

读书时光

舍不得的好人生

李娟

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女子,她纯净,博学,懂得文字的美好。在浮躁喧嚣的尘世间,能遇见这样一位爱书的女子,也是很幸运的事情。

其实借书,还书,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和性情。

不舍的还有光阴。

抚摸一部旧书,仿佛揣摩一段光阴,又似观赏和留恋几十年前的月光。

我年少时拥有一部《红楼梦》,是上世纪8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,那部书共有4册,装帧精美,古意幽幽。书影上是一位冰清玉洁的女子,安然地依在山石旁,长裾垂地,拈花沉思。她心中默诵着:花谢花飞花满天,红消香断有谁怜。脚下的竹篮里盛满落花,她就是水晶心肝的林黛玉。年少时,我便读到人间最美的书,是多

么值得庆幸的事。

有人曾问张爱玲,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比起《战争与和平》《浮士德》哪部书好,张爱玲正言答道,当然是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好,我也这样认为。

一部《红楼梦》沉浸在流年里,文字的魅力绵延,流传了几百年,它开启了多少人的文学的梦想,也成就了多少关于文学的梦想,连张爱玲也不例外,许多大家都是站在《红楼梦》的肩膀上触摸到了月亮。

此后多年,我随着父母从关中到了陕南,再回长安求学,辗转、迁徙,漂泊中,我遗失了《红楼梦》的第二册,一部《红楼梦》便成了残梦。我翻阅家中的每一寸角落,再也找不到它,它犹如遗失在岁月尘埃里的一颗珍珠,消失了。后来,我时常去书店或旧书摊淘书,希望能遇见同样版本的《红楼梦》,可是,再也不能了。李延年诗云:佳人难再得。其实,好书同样难再得。

世间很多事就是这样,离散了,走失了,便已是长长的一生。

我犹如遗失了一位情深义重的故友,丢失了自己绚丽的青春年华。好书难再得,一如知己难再得。一生不舍的无非就是这些:骨肉至亲,三三两两知己;清茶一盏,好书几卷;看陌上烟花开遍,柳丝如烟。似水流年里,读书,写字,品茗,赏花,舍不得的好人生也不过如此吧。